

收藏意识一直有

别人问我为什么收藏这么多，收藏这么多年，我想，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行动吧。从小就特别喜欢收集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的东西，收藏意识一直有，一直在做。

四十多年了，保守一点讲，应该从1966年算起——就是我九岁那年收藏的第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些传单，再往早算，是那张为了不让小朋友知道我父亲名字而把父亲的名字撕掉的幼儿园的成绩单。把成绩单收藏起来会很骄傲，很幸福，因为同学们都没有，我觉得它好玩。我自己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的证书、照片，一整套，包括从高中开始每天记的日记，我都保存了。我有四十多年的记日记史，每天都没落下。我的日记很棒，各方面的事都好，这对一般人来讲也是挺难做到的。

什么时候起有明确的收藏意识的呢？应该是“文革”。刚开始就是想知道父亲为什么被批斗。传单、小报，特别是牵扯到父亲的，都收起来。我现在都有关于我父亲在宜宾的一些资料。由于好奇，碰上北京、宜宾红卫兵撒油印的传单时就捡一点。袖标别人不可能给我，他自己要做纪念。只有把自己红小兵的袖标收起来。初中高中时，除了自己的东西，也只收了一点烟盒和糖纸。知青的时候就更少了，接触面更小，没有交流，基本上见不到东西。但我一直保持着收藏的姿态，把自己的东西，比如工分本啊、奖状啊收起来。当兵的时候，一个连队就那几十个人，也不会有什么信息。1979年到西安读书后，情况也差不多，就是把自己的东西收藏起来，也收了一些毛主席像章和语录，仍然不多。

七八十年代，一个家庭就是三四十平方米的房子，东西就堆在那不动。垃圾桶里面没东西，连个香烟

盒、废电池都没有，连个纸片都没有。整个社会是凝固的，火车站没有几个人，飞机场根本就没人，人都不挪动，很沉闷。

在重庆三医大教书的时候，收到一些东西。三医大的资料，他们放在柜子里边，我有职权，清理时拿走了。宣传处有一些回收的毛主席像章，可能有半麻袋，二三十斤，把它提走了。有钱了就到废品收购站去买，找到一件算一件。到父亲或者岳父老战友家拜访时，跟他们要。记得一个姓刘的老红军有一个缴获的日本饭盒，已经七歪八翘了，他用来放盐巴。我把盐巴倒掉拿走了。

我还在垃圾堆里面捡。走过一些垃圾堆的时候，会注意一点，比如我们机关宿舍的，三医大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印有“文革”语录的脸盆，下面烂了两个洞，因为生活好起来了，补的钱还不如买个新的，就扔垃圾堆了。最厉害的一次，捡了一把小提琴，背板开了，上面有毛主席语录。

转业回宜宾的时候，还是没有市场。地委孙书记家有个泡菜坛，上有“斗私批修”字样，我买了个新坛子换走了。陈再道是开国上将，我通过朋友认识他的儿子，带着两瓶五粮液去见他，他非常高兴。我没有想到他会给我题字。他写字也没有什么笔画顺序。写完后拿着笔笑，说：你看你看，我们放牛娃写的字，我们放牛娃写的字。他问我怎么样，我说写得不好。他说，你别说，我这个签名还不错，的确，“陈再道”三个字写得挺顺畅。他给我题词：“植树造林”。他说，当官，晃就过，多栽树。

了名字的便宜。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唐云的山水虽然不像唐寅那样有师承，但在稚嫩中流露出横溢的才气，和“日就野禅，衣钵尘土”的浙派绘画相比，显出了清新灵秀，把那种硬板秃拙的老气横秋全抛弃了。

杭州唐伯虎代替了唐云，杭州人的确也为自己城里出了一个唐伯虎而高兴起来。上门买画的，介绍职业的渐渐多了起来。经过一番考虑，唐云应聘冯氏女子中学，接了王潜楼的教席，教起图画来了。王潜楼是西泠印社的社长，也是有些名气的画家。他是浙江富阳人，在杭州以卖画授徒为生。王潜楼是唐云父亲的朋友，同唐云早就认识，唐云也经常到王潜楼家请教画艺。王氏的一些学生都喊他为“唐大先生”或“唐老师”。这一方面是因为唐云排行居长，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位杭州唐伯虎的尊敬。唐云接了教席不久，王潜楼就病逝了。王身后萧条，唐云就帮助王家解决了些生活上的困难，以示对王潜楼的感谢。

唐云开始出名后，生活的圈子很快就扩大了。他参加了杭州的一些艺术团体，诸如西泠印社、西泠书画社等。在这些团体的艺术活动中，唐云又结识了杭州画家高野侯、丁辅之、陈叔通、陈伏庐、武劭斋、姜丹书、潘天寿、来楚生等，同他们在一起切磋艺术，唐云的艺术视野极大地开阔了，名气也大了。但是，唐云自己心里很清楚，此时他只不过是站在中国绘画艺术宫殿的大门口，还没有登入门槛，何况自己要走上卖画为生的道路，不能和那些玩艺术的相比。所以他丝毫也不敢怠慢疏懒，在艺术上更加刻苦用功了。

唐云青年时代的作品才华横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他进入古稀之年，人们见到他早期的作品，仍然是赞不绝口。1982年，张堃一曾有诗题唐云二十二岁时的作品，题为：“俞志华以唐云药翁二十岁时所作秋景扇面一叶见赠，喜赋，并以致谢：紫绡惊秋艳，萧疏润水滨。著虫著两个，俯仰似相寻。画师正韶年，崭见才华新。染翰师造化，栩栩物态新。感君慨然赠，琼瑶未足珍。”此后，唐云又为张堃一作了一张画，张氏亦有诗题记：“唐药翁云为画鸣蝉图一帧，赋题一绝：物情皆有逢时乐，日朗风轻蝉鸣声。自喜余年睹清晏，啸歌时亦似蝉鸣。”

◆ 樊建川 口述 李晋西 笔述

虽然一直在收集，但是范围很窄，量也不大。很不容易找到一件“文革”时的东西，很不容易找到一件抗战时的东西，因为没有市场，没有买卖。古玩市场兴起的时候，也只卖唐宋元明清的东西。近现代、抗战时的，想收的很少。改革开放以后，进入90年代才开始好起来。从1990到现在，才叫收藏。以前就是要，就是捡。你认识一个人，就跟他要，不认识，就找不到东西，永远找不到，你可能总共认识一千个人，一千个人里边最多十个人会有东西，而他要给你，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一个国家，收藏没有市场的时候是很可怕的。

收东西靠全民大搬家

搬家是90年代开始的。我收东西是靠全民大搬家，那些东西噼里啪啦地全出来了，搬家太愉快了。中国每一个家庭可能在这二十年间都搬了一次家，有些还不止一次。搬家，总得搬掉一些东西嘛。

大搬家时，我就拼命捡“破烂”。比如90年代初收购宣传画，每次赶场要买二三十捆，手提肩扛，满头大汗。开始，许多收藏界人士认为我不入流，我却从头到尾笑嘻嘻，现在他们才明白，一般文物的价值十年增长十倍，“文革”文物是十年增长五十倍，三五元一张的幸福维持了七八年，价格转而扶摇直上。至今，增长百倍，而我丰收了十余万张宣传画，特自豪。我收藏“文革”镜子也很有意思。这些镜子都是历史呀，比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当年我是怎么买这些镜子的？在全国，特别是在北方，小皮卡（小卡车）里拉很多新镜子。有大喇叭，在村里一边走，一边

广播：乡亲们，好消息，好消息。现在四川有个特傻特傻的傻瓜，准备用新镜子换你们的老镜子，还给补点钱。老乡说有这么傻的人吗？用了几十年的能换成新的，还能加点钱？哇，一下子来了五万面。

90年代以前就三个渠道：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向亲友要，第三就是在垃圾堆里捡，1990年以后就有点市场的感觉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年，一下子就有市场，有拍卖了，我买了些很好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本来市场里面没有我需要的东西，我把它买出来了。看到毛主席像章我就买，没有了，我说你去找。有信息了，他就知道，哦，毛主席像章可以卖钱，就找来卖给你。以前靠那三种方式搞了很长时间，搞几箱子就算很不错了，还为那一点东西陶醉，但是有了市场，一下就变了。比如烟标，过去一个月都可能找不到一张新烟标，有市场后，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到一两万张。运用市场杠杆就好办了，把风放出去，都给你送过来，一天就可以买几百张。

有了市场，可以遍地摊了。成都古玩地摊可能只输给北京。从1990年到现在，我淘了二十多年地摊。逛地摊很快乐，是会上瘾的。首先是结交五湖四海的高人。其次是捡漏，有次我只花了两元钱就买到了宋哲元将军的家谱，高兴得不得了。再次是地摊的无拘无束、自由交易、琳琅满目，让你幸福而不觉时光流逝。

在成都租房子住时，我以前收集的几箱子东西都没有搬来，有自己的房子了，那几箱子东西才搬过来。你会发现，十几年辛辛苦苦搜的东西，不如在市场上买两年。以前，

像章收到七八十斤，了不起了，但买的话，一天都可以买一两百斤。有市场是个很幸福的事情。

市场兴起有我功劳

有市场就好办了，这么几十年，比方说，上海就有几个朋友为我收集东西，他们平时可能就是古玩商人或者文物收藏者，我们定期会见面，我会告诉他们我最近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的主渠道。另外我们在全国建立起一个非常重要的网络，因为靠自己去找是不可能的。比如收手稿，自己一次能找到一份，而靠收藏网络，花接近上百万的钱，收到各类名人的手稿，几大箱子。网络速度是很快的，最多的时候，一年可能收到上千件。所以，我不是一件一件地找，是一批一批地找。比如2005年，我们收到的集装箱有三百个。从全国各地来的，平均一天一个，每天都有车到成都火车站去拉。

这么多年花不少钱买东西，全国任何一个古玩市场，只要是收集近现代文物的，没有人不知道我，都跟我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他或者把东西直接卖给我，或者卖给别人，别人卖给我。像我这样的收藏，是绝无仅有的。全国近现代文物收藏市场的兴起，跟我是分不开的，其中有我的功劳。比如说，一件东西我买成一万，省一级的可能买成八千，市一级的六千，县一级的四千，乡镇可能就两千，到了收破烂的地方就三百，这样层层都有钱赚，市场就起来了。

我现在还是经常要到市场上去走，实际上我不出去，东西也会源源不断地来。每年我们会告诉大家，最近需要什么，比如抗战系列中的汉奸馆要开馆了，希望找到更好的文物。另外有几种东西从来没有停止收藏，一是这一百年来手写的档案资料，还有日记、照片、家书。资金再紧，注重点再转换，这些都一直没有停顿地收。

唐云传

郑重



1.杭州唐伯虎

唐云的绘画生涯，如果从他六岁入学画《千家诗》的插图算起，到他十九岁已有十三个年头了。画了十三年，他没有向谁施行过拜礼，他学画的版本就是故宫博物院出版的珂罗版画册画片。杭州的庙多，富家庭院也多，那雕梁画栋，门饰壁画，以及风景如画的西湖景致，南高峰北高峰的山水，都是他的老师。这些活生生的教材也就够了，因为艺术本来就不是教出来的，它是一颗种子，需要的只是合宜的条件和环境，有了这些，它就能生长，就能喷芳吐艳。文化古城杭州和珠宝巷的文化气氛，都是唐云的艺术土壤。

开始，唐云学画是出自天性的爱好，也有些是为了消遣。父亲主持的唐记参店虽然不怎么景气，维持家计还是可以的，吃饭穿衣不用发愁。现在，参店变成灰烬，父亲又吸起了鸦片，唐记参店要复业开张，已经没有经济实力了。要另辟的生路，这时的唐云又能做什么呢？这就使他不得不考虑向绘画讨生活。否则的话，连买笔买纸张的钱都没有，再把画画当作消遣自娱，不要说养活父母和弟弟妹妹，就连自己也只能喝西北风了。

在商品经济时代，绘画艺术能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就要看一张画幅能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唐云精心画了一批山水扇面，送到舒莲记扇庄出售。初出茅庐的画家，作品自然标不高价钱，正因为每把纸扇的价钱便宜，所以买的人也多。花钱不多，买一把画家的真笔扇面扇扇，清风徐来，暑气尽消。商品经济的市场，是随着消费者的风转的。舒莲记扇庄销售的唐云山水扇面又便宜又好，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地，在杭州城内刮起了一阵抢购唐云画扇的风。特别是那些识字不多而附庸风雅的人，甚至连唐云和唐寅也搞不清楚，还自以为买了一把唐寅的画扇，自鸣得意地成了唐云画扇的义务宣传员。你也买，我也买，你也叫，我也叫，居然叫出一个“杭州唐伯虎”来。有人曾开玩笑说，唐云在杭州起家，是因为占

21.一起体会了酸甜苦辣

1995年“五一”，我与江河终于携手婚姻。没有前簇后拥，没有婚纱礼服，没有彩球鲜花，客人只有两桌，一桌是双方父母以及江河的姑姑舅姨，另一桌除了小姑小叔两家就只有汪涵和白云了。

这个简单到极致的婚宴是我要的。江河原想办得隆重些，但我不愿张扬。规模虽小，因有两个好友出席，气氛并不冷淡。这不，我们刚给长辈敬完酒，汪涵就端起酒杯，发表了记者水平的贺词：“你们的爱情是心灵迸发的火花，你们的结合是瓜熟蒂落的必然。现在，我代表全国人民祝贺你们在爱情的长河中奔腾向前，流水欢歌！”

婚后，江河和我一起进了我父母家。“爸！妈！我和小雅接你们回家啦！”“嚯！这声爸妈喊得那叫一个甜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儿子呢！”“还是……算了吧，等再过不到一块儿，俺还得搬出来，到那儿就更丢人了，还不如两下过呢……”

老人担忧江河重蹈田野的覆辙。“妈，我不想拍着胸脯下保证，我只说一句，如果我将来让两位老人失望了，那么要走的也一定是我！因为本来我就是雀占凤巢，怎会让你走呢？可今儿您要是不回去，我还有何面目见人？你们就放心跟我们回去吧，咱一定赌口气，好好地过出个样子来！好吗？”爸爸考虑半天，最后提出一折中方案：“你们把楼下小瓦房改建成平房啊，我们住楼下，你们住楼上，你们可在楼下吃饭，这样，咱整体还是一大家庭，又都有自个儿空间。”江河的目光看向我，我微笑着点点头。

我家楼下的小库房在最边上，但并不靠主街道，在改建时，壮着胆往外扩展了一下，三十六平方米的小屋被科学地设计成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小户型住房，爸妈欢天喜地地跟我们回到这个久违的家。

生活稳定了，家里又充满欢声笑语了。然而，我的工作却由一名宣传干事突然变成花草“管理者”了。真是不接触不知道一接触吓一跳啊。园林花卉管理原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问，像我这等门外汉，只能做点拔草的粗活，所以每每以辛勤的园丁自嘲。

一天，一个怀才不遇的男同事把铲刀往地上一摔！“我不干了！”“哎——你干嘛去？”“我要找领导办停薪留职去！”刹那间——我的眼，闪亮如星。床上，穿着睡衣的我半倚着枕头伸着脚，江河在沙发上坐着给我晃脚趾甲。“啥？你要停薪留职？因为工作不顺心吗？”“也不全是。你看看周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奔向小康，可咱家呢？始终在温饱水平上挣扎。”

“别人离婚都是傍了大款，你却越离越穷……对不起，小雅！”“又说傻话了，只要你永远像现在对我爸妈和孩子这样好，跟你就算穷死——也是快乐致死！”“那你有何具体打算？”“因为没啥本钱，唯一出路就是先借鸡后生蛋。”“嗯？借谁的鸡？咋生自己的蛋？”“我的老领导——老文化局杨局长现在地级市任渔业局局长，我想请他帮我搞海产品，只要首批货物不用付款，就会流动起来。”“噢，我明白了，整个一倒奶！”“管他倒爷倒奶只要能倒出钱儿来就行！”“你这么一说，我倒感觉正好有一机会可以试试。”“啥？”“到俄罗斯当国际倒爷去！”“不行！那样的话在外面的时间太长，老人有点病啊，的赶不回来，宁肯少挣也要做到挣钱和照顾家两不误。”“还是老婆想得周全！行，我同意，不过，有一条件——”“说！”“我要跟你一起停薪留职，继续做你的护花使者！否则，万一你被哪只鸟拐跑，我岂不是功亏一篑？”“哈，除去你这只笨鸟，谁还会要我？”我用食指轻轻地戳一下他的脑袋。

樱花开了一度又一度，枫叶红了一年又一年。三年，一晃而过。这三年，是颠簸劳累的三年，是经济翻身的三年，也是我们把婚姻经营得有滋有味的三年。这三年，我们一起东奔西走，一起走南闯北，一起经历了雨雪风霜，一起体会了酸甜苦辣。这三年，我们一直按照我那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思维模式，经营着海参鲍鱼扇贝鱼翅之类的各种高档海产品。

有付出就有回报。我们不但重新装修了房子，家具家电装饰也焕然一新。还为甜甜买上了钢琴，我们分别用上了当时很是令人眼热的大哥大，骑上了名牌摩托车。另外，还给公婆买了一套三室一厅外带一小院的底楼。

养女

刘洁

